

牛牛的亲生母亲找到了舒曼

8

悠悠岁月

王宛平 丁丁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1958年,28岁的志愿军英雄营长耿直邂逅22岁的美丽女医生舒曼,英雄美女一见钟情,耿直为了与资本家的女儿舒曼结婚,忍痛脱掉军装,放弃大好前程;与舒曼结合使耿直人生从此改变,但耿直一直无怨无悔。舒曼对耿直的情感则经历了崇拜、淡漠、尊重到最后的幸福相守。他们从年轻到年老,从相知到相爱,从热恋到婚姻中柴米油盐锅碗瓢盆,以及为人父母直至祖父母,从浪漫激情到温馨柔情到相濡以沫,携手走过既浪漫传奇又充满坎坷的五十年婚姻路。

[上期回顾]

耿直和舒曼下放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城里,耿直的工作分配得不是很好,心里堵得慌,经常和舒曼吵架。一天虎子不小心烧了舒曼花了半年写的论文,舒曼终于爆发了,打了耿直一巴掌。

舒曼正在为牛牛的事情发愁,门诊来了一个衣着朴素,短发,细眉细眼,比舒曼小几岁的女人,坐在椅子上盯着她,舒曼突然一个机灵问:“您看病吗?”

女人声音细细的:“不是,我是想见见您。”舒曼紧张得要站起来,门开了,护士道:“舒医生,有个病人加号。”舒曼赶紧起身堵过去:“不行不行。”说着将来人推出门外去,关上门,回身看着女人问:“有什么事儿吗?”

女人看着舒曼,声音仍是细细的:“您知道我是谁,是吧?您一直在找我。”舒曼靠在墙上,声音哽咽:“你是牛牛生母。”

女人赶紧起来:“您别紧张,我没什么,我就是想看看,想知道孩子怎么样?”舒曼:“孩子很好,你想见他吗?”女人拼命摇手:“我就想告诉你,孩子好,就够了,我不想见他,我不想干扰他的生活,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
女人说着眼泪流下来,匆匆转身,拽开门就走。舒曼赶紧跟出去问:“您怎么称呼?”牛牛妈:“我叫许京惠,在小学当老师。”

舒曼:“哦,许老师,孩子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?你一定要说实话。”许京惠声音低低的:“我有什么想法呀,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忘了这件事。”这个忘字一出口,许京惠眼圈就红了。舒曼低声道:“怎么可能忘了?”

耿直和舒曼一前一后走进耿远(即牛牛)的房间,耿远放下书包,回过头问:“什么事儿啊?”看着儿子坦然的表情,舒曼失去信心,推耿直:“你爸有话跟你说。”耿直:“是啊,很重要的事儿。”

耿远一笑,但明显开始紧张:“嗨,我还以为家里有病人呢,我看你们都挺好的,那我就回学校了,我

正准备期末考试。”耿远说着拎起书包要往外走,耿直拦住,看着儿子眼睛:“你坐下。”

耿远有点急:“我真的要考试,我上学期考试有一门不及格,我这回必须认真,我……”耿直:“就是、就是……”耿直拽过舒曼:“还是你说吧,你跟他最亲。”

耿远忽然吼道:“不,我不想听!我要去复习,考试!”耿远咬牙:“我不知道你们想说什么,我什么也不知道,我不想听。”耿远几乎在吼。耿远冷静道:“你安静!我们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,我们不是你亲生父母。”耿远吼道:“不!不!不!我不想听!”

舒曼流着泪,在儿子吼声中道:“你妈妈生下你就把你扔到医院,我们把你抱回了家。”耿远停下,没有表情,看着父母,声音很轻:“你们为什么要说出来?”耿直和舒曼都愣住了。

耿远的声音依然很轻:“我早知道了,你们如果一直不说,你们还是我亲生父母,一切都不会改变,可你们说了,为什么要说,为什么!”耿直和舒曼不知所措,耿远拎起书包,往外走,冷冷地说:“既然你们说了,那就是说,我不再是你们儿子了,我们之间没关系了!”舒曼:“牛牛!你不要走,你听妈妈说……”

耿远吼道:“我知道你们是可怜我,不想让我遇到危险,可你们想过没有?我是个男人,我长这么大,我做过一件男人事儿没有!什么都是虎子的,什么都是,我的生活一无所存,一无是处!”

耿直气得大喊:“你,你读那么多书读哪儿去了!你用屁股想问题!啊!”耿远已经气昏头,大喊大叫:“你们收养我的目的是什么?有那么高尚吗?是不是因为你们不能生

育,所以想收养个孩子。”

耿直一巴掌打过去,但快挨到耿远脸部时,生生收住,他声音颤抖着:“你说的是人话吗?你要是我亲生儿子,我打断你的腿。”

耿直说着身体颤抖着转身就走,耿远在身后吼着:“要是你亲生儿子!要是你亲生儿子!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你亲生儿子!从小到大你没打过我,你以为这就是对我好?你忽略我、你鄙视我,你不拿我当人,更别说当你儿子!”

耿直已经听不见这小畜生充满仇恨的吼叫了,他茫然地走着,忽然腿一软,一头栽倒在地上。耿远吓得呆住了,猛地扑上前,一把抱起父亲,狂喊:“爸,你怎么了?你生我气,你也不能气死吧?你气量也太小了。”

耿直脸色苍白,呼吸急促,说不出话。耿远猛地蹲下身,将父亲放到背上,背着就跑。耿直伏在儿子背上,眼睛潮湿,说不出话,但他心里明白,这个儿子还是儿子……

舒曼的记忆力好像越来越差,和耿耿(舒曼和耿直在下放时生的女儿)爬上楼梯走到门口,舒曼掏钥匙,忽然一惊:“我钥匙呢?”左摸右摸没有,就开始着急,“放办公室了吧?可我明明记得我放包里了,你看到我放哪儿了吗?”

耿耿满不在乎:“你钥匙我哪儿知道啊!”舒曼说:“我回医院找去找去!”耿耿急得嚷道:“我饿了!”舒曼赶紧翻包:“给你钱,你去买个面包先垫垫。”这一急钱包也找不着,急得乱翻,耿耿生气:“你干吗呢?不会连钱包也找不到了吧?”

舒曼越急越找不着,手一哆嗦,挎包落地,里面东西哗啦散了一地,耿耿不敢说话了,舒曼靠在墙上,一阵头晕,耿直上来,赶紧道:“这怎么啦?”

耿耿撇嘴:“我妈找不着钥匙又找不着钱包。”耿直赶紧弯腰拾起挎包,那钥匙落地,耿直捡起钥匙举到舒曼面前:“是这个吗?”

舒曼看着钥匙,眼泪簌簌落下,吓得耿直赶紧打开门,耿耿一溜烟奔进去,耿直要伸手挽一把舒曼,舒曼甩开耿直的手,低声说:“别碰我!”

耿直:“我没碰你,我就想跟你说……”舒曼瞪耿直:“我现在和舒露一样,可能时间更长,你早就受不了了吧?”

舒曼回头盯着窗外:“男人都一样,当女人真没劲,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。”耿直伸出手去:“你别这样。”那手离舒曼还有八丈远呢,就听到舒曼冷冷道:“跟你说别碰我!”耿直赶紧缩回手,说:“我,我没碰你啊!”

耿直对舒曼现在这个状况摸不着头脑,局里的会议结束后,他就抓住季诚。耿直关上会议室的门,回过头,一本正经地说道:“有个疑难病例想请你帮助诊断。”季诚:“什么病例?”

耿直在屋里转着:“有这么个人,女人,从前很正常,非常优秀,突然间就变了个人,变得神经质,忘性大,疑心重,动不动还哭哭啼啼,还发脾气,她在那儿,你就不能过去,离她八丈远她就嫌你碰她了,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还不说话不理人。”耿直瞪着季诚,“昨天到今天她说了一句话:‘活着没意思。’然后就不说话了。”

季诚猜到耿直是在说舒曼:“她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,你要理解她!妻子更年期对丈夫是一次重大考验!很多男同志都会有怨言!但你不能对舒曼这样!她心思那么细腻,越细腻就越脆弱!你要加倍理解她,爱护她!”

邮局来了三位特殊的“上访客”

1

纪实文学



裔兆宏 著

[内容简介]

在这个通讯网络发达的年代,邮递员的工作已经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。然而在江苏如皋这片7300多公里的乡村邮路上,长年活跃着137名乡村邮递员,他们就像137颗爱心的种子,就像一个个绿色的希望,布施一道道金色的光芒,连接了20个镇区145万芸芸百姓,编织了一张充满爱心的“绿色情网”,温暖着一个个孤独老人的心灵,点燃了孤独人生的火红夕阳,也演绎了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故事……

这一年,对于如皋市邮政系统来说,千头万绪,要做的事实在太多,是极不寻常的一年。邮电分营之后,邮政系统可谓举步维艰。如皋市邮政局启动了竞标邮路的改革方案,这意味着要打破旧有的格局进行重组。这也正是近一年来,李若根感觉到工作压力很大的原因。

就在李若根有所思的瞬间,突然办公室外传来了大声喧哗:“你们局长在哪?我们要找你们局长。”“有什么事?”邮政局的人警觉地询问来访者。“你别管,快告诉我们。我们是来反映问题的!”三个农民模样的人感到非常气愤。

显然,来者不善!坐在室内的李若根听得一清二楚,他岂能躲避投诉?“真是添乱!是哪个段道出了纰漏?”李若根急忙打开门,只见三个男人正朝着他的办公室气昂昂地闯进来。

“李局长,他们是来投诉的!”邮局的引领者对李若根说。顿时,李若根禁不住一愣。

“哦,你就是李局长?我们要反映陈昭斌的问题。”三个人怒气冲冲。

“好!好!先请坐。我来给你们

倒杯水。”李若根面对三名上访者,一边倒水,脑子里就一边想,陈昭斌是支局的老投递员,是位老党员,曾被评为“江苏省邮电服务标兵”和“全国邮电劳动模范”。鹿门村是陈昭斌负责多年的邮路段道。平日里,他工作认真负责是出了名的,是最让人放心的,他的邮路是“免检”的邮路。怎么会出问题?陈昭斌已是53岁的人了,要是他真的出了问题,那就可给我们邮政人丢脸了,那就怎么得了?

就在李若根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,其中的一个“上访者”又说了:“你们不能把陈昭斌调走,你们没钱发工资,我们给他发。”

听到这一句,李若根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。他再一了解,原来这三位来访者是来自邓元乡鹿门村的“三级代表”:一位是村委主任,一位是村民组组长,一位是村民,他们是代表鹿门村全体村民来的。

那是1991年的一天,乡邮员陈昭斌路过鹿门村的一家农户门口时,看见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提着一桶水,一步一个踉跄,不仅水被洒了一地,还差点摔了跟头,他看了很不忍心,就赶紧停了下来,帮她提回屋里。陈昭斌一打听,才知道老奶奶姓石,是位孤寡老人。石奶奶对陈昭斌千恩万谢。陈昭斌觉得不好意思,这仅仅是平常不过的小事,哪里值得谢?于是,他对石奶奶说:“以后有什么困难事,我尽管来帮您。”

谁知,这一帮就是十几年,乡邮员陈昭斌成了石奶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亲人。在这十几年里,陈昭斌每天骑车经过石奶奶家时,总要下车跟她拉几句家常,帮她提水扫地,干点体力活儿。逢年过节或石奶奶的生日,老陈还自己掏钱买点礼物送上门。时间长了,石奶奶和陈昭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如果两天看不到陈

昭斌,石奶奶一定会拄着拐杖站在路口等。如今,听说陈昭斌可能要调到别的邮路上,石奶奶不愿意了。她拄着拐杖,颤着小脚,找到村委会主任,要求想办法把陈昭斌给留下来,说着说着,老奶奶禁不住哭了起来。

其实,受到陈昭斌帮助的又岂止是石奶奶一个人?平日里,乡邮员陈昭斌总是比同事多背一个包。那个包里,时常装着给乡亲捎带的东西,有农用物质,有家常用品。要知道,在偏远的乡村,农民们进一趟城不容易,于是陈昭斌就成了乡亲们的“采购员”。

陈昭斌人好是鹿门村的乡亲们所熟知的,石奶奶的举动促成了乡亲们的一个共识:派代表去找邮政局的领导,一定要把陈昭斌留下来。这才促成了村委主任一行三人的城西支局“上访”。

听了村委主任的叙述,李若根知道了,原来陈昭斌是学雷锋做好事的。但他陈昭斌真如村委主任所说的那么好吗?老实说,对陈昭斌,李局长在酝酿竞争上岗时,就有了考虑,并且还亲自找他谈过话,要他有思想准备,现在邮政与电信“分家”了,他是个老先进,但岁数毕竟大了,不能在竞聘上岗问题上给领导出难题,而应该给大家带好头,要“顾全大局”。意思再清楚不过了,即便是你陈昭斌下岗了,也要做出一种“老先进”的姿态。

可接待过三位农民的“上访”后,李若根的心里犹豫了。于是,他随即带了几个下属来到鹿门村进行走访。这一走访,让李若根感到非常震撼,所有被走访的村民,没有一个不挽留陈昭斌的……

1998年10月11日清晨,自鹿门村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“上访”后,李若根这个支局局长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因为陈昭斌的去留毕

竟不是小事,它牵扯到全局邮递员上岗竞聘这项新制度的实施。思前想后,最终还是决定向上级领导汇报。

让李若根没想到的是,如皋邮政局副局长王飞云听了他的汇报后,竟然一言不发。事实上,王飞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“春潮带雨晚来急”,市场经济催生新体制的诞生。1998年5月,庞大的中国邮电系统开始正式分灶吃饭了。同样,如皋邮电局也一分为四:即电信、邮政、移动、联通。然而,邮电系统分营后,原本的“同胞兄弟”,如今却命运迥异:电信、移动掌控的是现代化通讯设备手段,科技含量高,专业人员多,所获经济效益当然非常丰厚,电信、移动的员工们自然扬眉吐气,喜笑颜开。而邮政呢,不仅老员工的社会负担重,而且整体员工的文化素质偏低、设备落后,更何况经营的仍是信件包裹等传统业务,盈利水平普遍偏低,甚至严重亏损,邮政人自然是愁眉苦脸,自觉“低人一等”,甚至有人感叹命运不好……

王飞云认为,人穷志不能短,企业再困难,员工精神不能垮!竞标邮路的改革思路不能变!没有了精神支柱,企业哪来凝聚力?又岂能摆脱困境?这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“鹿门村上访事件”给了王飞云一个全新的思路。陈昭斌成功之处在哪里?鹿门村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偏爱陈昭斌?邮电虽然分营了,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宗旨难道也变化吗?假如失去了普通老百姓,邮政又岂能赢得未来啊……

这一连串的问号,顿时让王飞云茅塞顿开。他当即找来经营服务部主任,一起走进了局长蒋厚甫的办公室。